

山谷之城

SHANGU
ZHI CHENG

周海亮◎著

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小小说95篇。其中既有表现亲情的如《娘在烙一张饼》等，又有表现底层的如《一条鱼的狂奔》等；既有表现战争的如《亲爱的，特雷西》等，又有表现荒诞的如《天空之城》等，篇篇精彩，字字珠玑。本书特别适合青少年作为课外读物阅读，对青少年的心智有启发作用，并能提高青少年的写作水平。



YZLI089012202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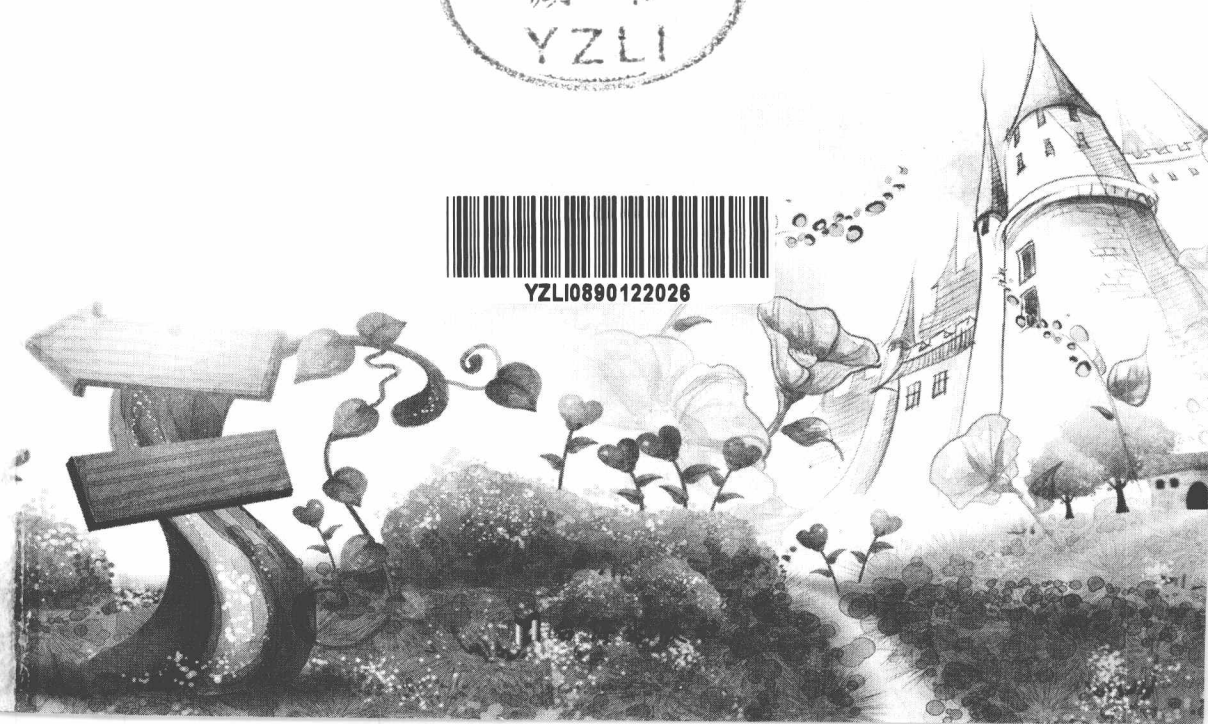
山谷之城

SHANGU
ZHI CHENG

周海亮
◎ 著



YZLI0890122026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谷之城/周海亮著. 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
2011.12

ISBN 978-7-80141-908-8

I. ①山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9239 号

山谷之城

著 者:周海亮

策划编辑:马 强 岑诗琦

责任编辑:王 艳

装帧设计:小 梁

版式设计:晓武工作室

责任印制:蔡 旭

出版发行: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,邮政编码:100009

电 话:010-64041652(发行,邮购)

传 真:010-84045799(总编室)

网 址: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thcb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1/16

字 数:169 千字

印 张:14

版 次: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141-908-8

定 价:27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第一辑：娘在烙一张饼

娘在烙一张饼	2
请求支援	3
请求赦免	6
请求原谅	8
穿过正午的马车	10
江南好	14
帘卷西风	16
长 凳	18
馐	20
对 话	23
小山的骆驼	24
丢失的梦	28
巢	30



上帝的恩赐	32
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辑：一条鱼的狂奔

一条鱼的狂奔	36
匪兵甲	38
冷 夜	41
请她来吃顿饭吧	43
飞 刀	45
毛毛熊	47
叫大瘤的孙洱	50
蝗 灾	52
狼 祸	54

第三辑：小美的歌声

小美的歌声	60
红加吉	62
小 玉	64
终 点	67
诊	69
玉	71
发如雪	73
管道工	75
五六七八	77
太阳裙	79
进化论	82
天大地大	83

山谷之城	85
给我一支枪	88

第四辑:桃花乱

桃花乱	92
世间决战	94
回 忆	96
祖 国	98
战地医院	101
战 壕	104
战 友	106
寻 臂	108
狭 路	111
天地生	112
让子弹别飞	115
清 明	117
芒 种	119
立 秋	121
冬 至	1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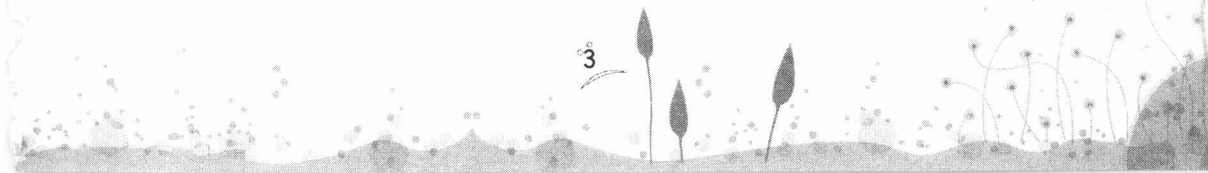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辑:亲爱的,特雷西

亲爱的,特雷西	126
壮 士	128
只要七日暖	130
晚报 B 叠	132
手心朝下	134



目

录



父亲的游戏	136
粉 丝	139
心 债	140
心 路	142
心 病	144
洗手间里的晚宴	146
天空之城	148
1937 · 军装	150
1937 · 枪	152
1937 · 女人	154
1937 · 恐惧	157
1937 · 远方	159
白 羽	162
玻璃球游戏	164
茶 弈	166
春光美	169
打 捞	172

第六辑：肚子痛，找老宋

肚子痛，找老宋	176
断 手	178
二 马	180
放龟记	183
海 参	185
吉庆街	188
接警电话	191
穷人节	193

人 吗	195
胃 口	199
我们找过你	201
我真的闻到了花香	203
小说人物的处境	205
烟 斗	207
在沙漠里	209
属于儿子的八个烧饼	212
最高雅的画作	214



第一辑：娘在烙一张饼

娘在烙一张饼

娘在烙一张饼。

面是头天晚上发好的，加了鸡蛋，加了糖，又加了蜂蜜。面不多，缩在盆底，娘将它们团成光溜溜的面团。娘的黑发如瀑布般一泻而下，在家里，无人时，娘的黑发永远如瀑布般流淌。娘眉眼精致，嘴唇鲜艳；娘面色红润，手臂如同光洁的藕。娘将面团从瓦盆里捧出，小心翼翼地，端着，看着，眼睛里，刮起湿润温暖的风。那时候还没有儿，那时的娘，刚刚嫁给了爹。面团柔软并且韧道，娘轻哼一首曲子，手脚麻利。娘不时抬头，瞅一眼窗外，窗外下了小雨，淅淅沥沥，春意淋湿一切。想起爹，娘红了脸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，又在心里嗔怪一句，又哼起歌——那样强壮的男人，人前人后，犹如一头公牛。现在爹下地去了，娘要为他，烙出一张好饼。

擀面杖轻轻滚动，一张饼有了形状。那是椭圆形的饼，轮廓清晰圆润，散着蜂蜜和鸡蛋的香。娘想了想，又操了筷子和剪刀，饼面上压划出美丽的花纹。那些花纹错综复杂，就像竹席、就像梦境、就像山野、就像逝去或者未来的年月。娘的长发如瀑布般流淌，只是那瀑布之间，隐约可见几点闪亮。娘用袖口擦一把汗，娘对儿说，烧把火吧！……用软柴。软柴是烙饼最好的柴火：稻草，苞米衣，或者麦秸。灶火映红娘的脸膛，娘表情生动。娘盯着灶火，拍拍儿的光脑瓢，说，再软一点。火苗舔着锅底，外面大雨倾盆。夏天的雨说来就来，爹像一棵树，守着河，守着堤。全村的男人都在守堤，大雨里河堤摇摇晃晃，大雨里男人摇摇晃晃。大雨让娘有些不安，娘在锅底，细细地刷一层油。

娘把饼翻起，娘看到金黄的颜色。娘笑了，眼角和嘴角的细小皱纹随之扯动。娘嘱咐儿把火烧得再软一点，娘说，别让饼糊了花纹。说话时娘轻轻地咳，娘抬手掩了嘴，娘的身体不再笔直。娘被饼烫了手，娘把手指躲到耳后，嘘嘘有声。娘说准是你爹又念叨我了……你爹念叨我，饼就烫了……火再软些。儿把头深深埋下，儿看到灶膛里跳跃的火苗。儿还看到他

漂亮的皮鞋，漂亮的领带，漂亮的下巴和眼睛。这一切全因了娘——皮鞋与领带，下巴和眼睛，全因了娘。娘将饼再翻一个个儿，一张饼变得香气浓郁。娘说你爹一会儿就回来，我得为他烙一张好饼。秋天的果园果实累累，那是爹和娘的果园，娘说她在家里，就能闻到苹果的香。娘看一眼窗外，娘看到大雁、天空、落叶和风。

面是头天晚上就发好的，加了鸡蛋、糖、蜂蜜和唠叨。娘说你爹最爱吃饼，一辈子都吃不够。娘说你爹的吃相，就像圈里的猪。娘抿起嘴笑，将饼翻一个个儿，饼即刻金黄诱人。娘掉光了牙齿，娘的牙齿，再不会属于娘。娘抬起手，随意抹一把，就抹出一脸皱纹。娘看一眼窗上的冰花，看一眼窗外的大雪，看一眼胡须浓密的儿，娘说天太冷，你爹冻坏了吧。娘不停地咳，不停地咳，娘轻轻跺着脚，动作迟缓并且僵硬。娘拿出饼，细细看；娘把饼翻过来，再细细看；再翻过来，再细细看。娘笑了，笑出满头银发。娘开始喘息，愈来愈剧烈，为一张饼，娘耗尽所有气力。娘将饼捧进饭筐，说，给你爹送去吧！说完娘咳出一点血，红梅般落上衣襟。然后，娘坐上凳子，搓搓手，看儿恭恭敬敬将饼，摆放灵位之前。

娘在烙一张饼。娘一直在烙那张饼。

请求支援

你决定成为一名剑客，行走江湖。你认为时机恰好。

你的剑叫做残阳剑。这柄剑威力强劲，你可以同时斩掉十五名顶尖高手的头颅。你的独门暗器叫做天女针。你面对围攻，只需轻轻按下暗簧，即刻会有数不清的细小钢针射向敌手，状如天女散花。天女针一次可以杀敌八十，中针者天下无解。

靠着残阳剑和天女针，你打败了飞天燕，杀掉了钻地鼠，废掉了鬼见愁的武功。他们全是江湖上一顶一的高手，他们全是杀人不眨眼的黑道魔头。从此你声名大振，投奔者众。

现在你拥有一支军队，占有一座城池。你的军队勇士五千，良驹八百；你的城池繁华昌盛，鸡犬相闻。

第一辑：

娘在烙一张饼

你不停地和道上的兄弟签署着攻守同盟。你还和神枪张三、铁拳李四、一招鲜王刀结拜成兄弟。你们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。不求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。

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你招兵买马，筑固城池。似乎四分五裂的天下不久之后就将统一，你将成为万人瞩目的头领或者君王，你将拥有无涯江山，无尽财富，无穷权力，无数美女。你沉浸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之中，你常常会在梦里笑出了声。

可是，鬼见愁突然杀了回来。

其实那天你并没有完全废掉他的武功。那天你有了小的疏忽。鬼见愁凭着多年的武功造化医好了自己，又用三年时间练就了一门邪道武功。现在他率精兵五万，包围了你的城池。

敌十倍于你，你并不害怕。因为你的勇士们个个以一当十。

你的五千勇士扑出了城。你试图将鬼见愁的五万精兵一举歼灭。你甚至想晚上就可以用鬼见愁的脑袋做成一个马桶。可是你很快发现自己犯下一个错误——鬼见愁的五万精兵，完全以死相拼。他们踏着同伴的尸体往前冲，极度疯狂。你砍断他的矛，他会用拳头打你；你砍断他的胳膊，他会扑上来撕咬你的咽喉；你砍断他的脖子，他还会在倒下去的一刹那，用脚踢一下你的屁股。尽管你的五千勇士个个骁勇善战，可是最后，他们不得不退了回来。

五千勇士，只剩三百。

鬼见愁精兵五万，尚有八千。

你关了城门，开始求援。

你给神枪张三飞鸽传书，让他速来救你。几天后你得到消息，神枪张三早被一无名剑客杀于某个客栈。

你千里传音给铁拳李四，让他速来救你。铁拳李四回话说，现在我也被围，自身难保，如何救你？

你在城墙上放起求援的烟火，这烟火只有一招鲜王刀才能看懂。一会儿王刀放烟火回答你，他说，我正在攻城掠池，无暇管你。你好自为之。

无奈之下，你计划弃城。你已经管不了城里百姓的死活。现在你只想

自己逃命。

夜里你率剩下的三百勇士突围。那是一场惨烈的战争。你挥舞你的残阳剑斩下无数头颅。你的天女针霎间消灭掉鬼见愁八十名贴身保镖。可是当你抬头，你突然无奈地发现，现在，你只剩下一名勇士，而鬼见愁，尚有精兵一百。

你的天女针已经射完最后一根钢针。现在它成了废物。

你的残阳剑已经卷刃并且折断。现在它不如一把菜刀。

你和最后一名勇士逃回了城。鬼见愁甩手一镖，你的勇士就倒下了。倒下前他为你紧闭了城门。他忠心耿耿。

鬼见愁将城围起，不打不攻。他想将你折磨致死。

其实鬼见愁只剩士兵一百。你只需再有一把残阳剑，再有一管天女针，就可将他们全部消灭。可是现在你没有了武器，也没有了士兵，更没有了兄弟和朋友。你呼天天不响，叫地地不应。

等待你的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
最后一刻，你终于想起了你妈。

你向你妈求援。

你妈六十多岁。

你妈是一位农民。

你妈连鸡都不敢杀。

你给你妈打电话，你说学校又要收学费了，五百块。你妈说，好。我马上照办。

你命令不了别人。你可以命令你妈。

你用这五百块钱给你的游戏卡充值。你重新为自己装备了残阳剑和天女针。你单枪匹马冲出城外，将鬼见愁和他的精兵杀个精光。

你保全了自家性命。你还可以行走江湖，招兵买马。

即使在虚拟世界里，最后一位给你支援的，也肯定是你妈。

请求赦免

战鼓起，兵勇们越过国界。等待我们的是山崖上数以千计的弓箭手，我们中了埋伏，伤亡过半。

我是众多兵勇中的一员。将军说我们只是诱饵。我们的任务是将敌人的主力引诱出来，将我们尽情屠杀，然后放松警惕。这时我们左右两翼的主力就会强渡过河，以铁钳之势给他们致命一击。将军的话说得虽然委婉，但是我们都明白，我们的任务，其实就是送死。我们只能进，不能退。

我的朋友一个个倒下。他们没有将士的盔甲，没有突围的战马，没有撤退和进攻的命令。他们所拥有的，只有等待屠杀的生命。一支箭射中阿三的嘴巴，又从后脑勺穿出来。箭尖上滴着血，映出我恐怖变形的脸。阿三是一位英俊的少年，他只有十七岁。阿三爱上邻村的姑娘，他说打完仗就娶她为妻。昨晚在帐子里，阿三和我赌钱。他赢了很多，他知道那绝不是一个好兆头。阿三想输，可是他总也输不了。阿三搂着那一堆钱，一直哭到后半夜。现在阿三死去，世上不会再有他的哭声。

弓箭手们射完最后一支箭，悄悄退了回去。他们的主力仍然不见，我们的计划没有得逞。我们得到原地休整的命令，后方派快马为我们送来只够维持一天的粮食。我问将军粮食为何这样稀缺？将军回答说，你认为一个人在临死之前有必要吃太多吗？他说的有道理。我们即将死去，不该浪费太多金贵的粮食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我们就迎来更为惨烈的一战。对方的弓箭手重新爬上山崖，数量是昨天的十倍。他们一边轻松地聊着天，一边把我们像靶子一样瞄着打。他们展开比赛，射中太阳穴十环，眼睛九环，鼻子八环，嘴巴七环，脖子六环，身体五环……我们把盾牌围成一圈，人坐在里面，唱起悲壮的歌。我想我们即将死在异国他乡，我们的死毫无价值。也许他们根本没有主力，也许他们的全部主力，只是一万多名站在山崖上的弓箭手。

突然，我听到美妙的炮声。山崖的弓箭手突然被我方炮火炸得血肉横飞。我们的铁骑终于杀了上来，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，向战场纵深不断推进。弓箭手被霎间消灭，敌国的大门向我们敞开。我挥舞着长矛冲锋陷阵，现在我变成一名英勇的马前卒。坐在马上的是一位抡着双锤的将军，我的任务是保护他和马的安全。两天后我们摧毁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，那里尸横遍野，满目疮痍。

敌人的防线一点点收缩，一步步后退。我们的弓箭手呈一字形排列，箭射出，多如牛毛。弓箭手的任务是射杀面前所有人，不管是士兵，还是百姓。终于我们攻临敌国的都城，那是他们最后的防线。

我们搭起云梯，开始攻城。我们的弓箭手射出一支支火箭，城楼被烧成黑色的炭；我们的发石器将巨大的石块甩上城楼，将守城的士兵砸成肉饼；我们的土炮瞄准城墙一角不断开火，直到把城墙轰出一个个缺口；我们的战车和兵勇不断地从那个缺口冲进去，又不断地遭受到强有力的阻击。我们的士兵一批又一批覆没，一批又一批疯狂地冲上去。那是极其惨烈的战斗，守城的勇士，直至战到一兵一卒。

最后一名士兵被我们砍死，我们冲进了城。城中尸体纵横，血流成河。我保护着我们的将军，闯进了皇宫。我看到皇帝站在花丛间瑟瑟发抖。

将军轻轻地对我说，杀了他。

我点点头，将长矛刺过去，却并未刺中他的咽喉。最后一刻我刹住了长矛。一位仕女突然从花丛间闪出，她用身体护住了皇帝。

我愣住。我认识她。她是被掳去的我的情人。我一直深爱着她。想不到现在她成了敌国皇帝的仕女。

我说，你让开。

她说，除非你把我杀死。目光中充满坚毅。

我只好转身，请求身后的将军将她赦免。我说她只是仕女，这场战争，并不是她的过错。

将军说是这样。可是现在，要杀掉狗皇帝，只能先杀掉她。

我再一次对她说，你让开。



她说不可能。现在我既是仕女，又是贴身保卫。死在吾皇前面，是我的职责。

我只好再一次对将军说，如果你一定要杀死她，那么，我只好自杀。

将军说，即使你自杀，也必须在自杀前先把她和狗皇帝杀了。这是命令。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。

是的，这是命令。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。我必须服从。我含泪将长矛刺穿她的喉咙，她在倒下的霎间，喊了我的名字。我知道她依然爱我。

杀她，在一个黄昏。在黄昏的城市里。城市的小区里。小区的凉亭里。凉亭的石桌上。石桌的棋盘上。两位老人端坐，摆开楚河汉界。他们用一顿饭的时间完成了对弈，而我们的战争，足足延续了两千年。我只是一名黑卒，她只一位红仕。我们没有过错，我们只想相爱。可是有些事，我们做不了主。

两千年的简单游戏，结果无非有三：胜，败，或者平。棋盘上的战争带给对弈者无穷无尽的快乐，可是他们永远不会理解，一位兵卒或者仕女的痛苦。

请求原谅

我杀死了我最好的朋友。是大胡子让我杀死他的。我必须听大胡子的。我没有主见。甚至，我没有拥有主见的权力。

只因为一个很小的磨擦，一个只需一句话就可以解开的芥蒂。大胡子把手枪递到我手里，说，开枪。我扣动扳机，朋友就倒下了。他抱着我的腿，嚓嚓地啃咬着我的皮鞋。尽管紧闭了眼睛，我仍然可以看见他血流满面的样子。子弹击中了他的眼睛，他的眉骨和鼻梁都被击碎。他躺在地上喘息，痛苦地恳求我再补上一枪。我把枪举起，却被大胡子摀下。大胡子说不能让他死得这么早，我们得让他多受些折磨。朋友是在第二天清晨死去的，那时我已经身在逃亡的途中。

我剪平了头发，剃掉了胡须。我戴上眼镜，说着生涩的普通话。我躲

到宾馆或者古刹，新疆或者河南，名山或者大川，纽约或者乌兰巴托。到处都是机警的警察，他们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，腰间的手铐哗啦啦响。在大胡子的遥控指挥之下，我总能够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。他让我免去了牢狱之灾，我得感谢他。

常常想起朋友的眼睛，常常想起他的眼睛被我的子弹在霎间击得粉碎。然后从梦中醒来，我一身冷汗，浑身颤栗。屋子里大多时暗了灯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宾馆还是古刹，新疆还是河南，名山还是大川，纽约还是乌兰巴托。好几次我几乎崩溃，好在，在逃亡的途中，还有她。

那么美丽多情的女子。那么温柔善良的女子。她有娇小的身子和嫣红鲜嫩的唇，她的身体总是散发着青草的迷香。大胡子把她送给了我，大胡子总是这样善解人意。我们扮成兄妹，以此来躲避隐藏在周围的多疑警醒的目光。我们同居一室，却只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看似安全的距离。

后来我爱上了她。再后来她爱上了我。这没有什么不好，这太过正常。可是我们仅仅可以眉目传情。——大胡子严厉地警告过我，既然我们化装成兄妹，就应该有兄妹的样子。

大胡子的眼睛无处不在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壮着胆子吻了我。我说我们是兄妹。她说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情侣。我说可是大胡子说我们是兄妹。她说，现在大胡子不在。

于是大胡子出现了。当我们的唇分开，我发现，大胡子正坐在房间的沙发上，笑呵呵地看着我们。

大胡子说，现在，你该逃亡了。

我说，现在我想恋爱，现在我不想逃亡。

大胡子说可是你必须逃亡。现在你必须扔下她，一个人继续逃亡。然后你会在逃亡中会遇到第二位朋友，你们有了过节，你将他杀死。再然后，你遇到另一位美丽的姑娘……

我问他，为什么要这样？

大胡子说，没有为什么。观众需要就是所有的原因。说话时他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本子。他身上的马甲有无数个口袋。